

翻译论文集  
文学 日本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此书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2

ISBN 7-02-004463-8

I. 日… II. 北… III. 文学-日本-翻译-中国-文集 IV. 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928 号

责任编辑: 胡文骏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

Ri Ben Wen Xue Fan Yi Lun Wen Ji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 编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4463-8/B·305

定价 23.00 元

# 目 录

|   |     |     |
|---|-----|-----|
| 日本文学翻译史漫谈 .....                               | 李 芒 | 1   |
| 我和日本文学翻译 .....                                | 刘德有 | 11  |
| 日本文学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功”与“罪”<br>——以其介绍方法及影响为中心 ..... | 刘建辉 | 23  |
| 近代报刊与日本政治小说的传播<br>——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  | 王志松 | 45  |
| 夏目漱石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 .....                         | 王 成 | 57  |
| 现代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与接受 .....                      | 秦 刚 | 71  |
| 武者小路实笃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                       | 林 涛 | 95  |
| 苦闷的话语空间<br>——《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翻译及传播 .....           | 王 成 | 119 |
| 文体与思想:新感觉派文学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翻译<br>与接受 .....          | 王志松 | 135 |
| 臧原惟人理论的翻译和革命文学 .....                          | 熊文莉 | 153 |
| 丰子恺的日本文学翻译 .....                              | 陶振孝 | 169 |
| 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与中国都市青年的精神世界 .....                   |     |     |
| .....   | 林少华 | 187 |
| 叙述者的面貌<br>——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中译本的叙述学分析 .....       |     |     |
| .....   | 王中忱 | 200 |

|                             |      |     |
|-----------------------------|------|-----|
| 文学与修辞·翻译 .....              | 揭 侠  | 211 |
| 蒙太奇文体与詹姆斯、福楼拜 .....         | 藤井淑禎 | 221 |
| 定型诗式与自由句法之间                 |      |     |
| ——周作人翻译诗体的选择策略分析 .....      | 王中忱  | 232 |
| 对俳句的理解与翻译 .....             | 陶振孝  | 243 |
| 分裂的诗歌翻译观                    |      |     |
| ——从萩原朔太郎的诗歌翻译观管窥近代日本翻       |      |     |
| 译问题的一个侧面 .....              | 安智史  | 254 |
| 翻译者的语言禁忌                    |      |     |
| ——关于《同时代游戏》的“不译” .....      | 王 琢  | 274 |
| 论译介学与翻译研究空间的拓展 .....        | 高 宁  | 287 |
| 关于日本文学翻译现状的断想 .....         | 郑民钦  | 302 |
| 翻译活动的政治性 .....              | 小森阳一 | 310 |
| 个别与普遍                       |      |     |
| ——大江健三郎的远近法 .....           | 岛村辉  | 322 |
| 附录:                         |      |     |
|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1915—1951)登载日本文学作品 |      |     |
| 翻译目录 .....                  | 李 炜  | 332 |
| 作者一览表 .....                 |      | 400 |

## 日本文学翻译史漫谈

李 芒

今天我想讲两个问题：“翻译什么”和“怎样翻译”。不过主要谈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很多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多，因此我只能靠记忆去回忆。

五六十年代，我从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调到作家协会《世界文学》编辑部。《世界文学》杂志的前身是《译文》，《译文》是鲁迅先生在国统区创办的外国文学杂志。所以，当时全国只有《世界文学》介绍外国文学，《译林》等等是后来才创刊的。提到近代翻译家，有鲁迅、周作人、楼适夷、钱稻孙等等。鲁迅的翻译极为严谨，六十年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一本《世界短篇小说选》，里面收录了鲁迅先生翻译的《阿末之死》。这是有岛武郎的一篇短篇小说。他们选了这篇小说后让我与原文进行核对，核对后，我发现鲁迅先生翻译得非常严谨、准确。尽量把原文的句法、词的结构等等反映出来。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有一句话，翻译的不太准确。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发店的老板，有一个妹妹，妹妹在家里帮着看孩子，由于妹妹的疏忽，孩子最后死掉了，妹妹也自杀了。其中有一段是妹妹从少女慢慢长成人，女性的特点越来越突出，哥哥很爱自己的妹妹，有一天看见妹妹的背影，哥哥就说“这丫头越来越漂亮了”。这时原文用

了一个词“こいつ”，意思有“这家伙、这小子、这丫头、这东西”等等。鲁迅先生直接译成“这小子”。我看后很吃惊，因为是女孩子，不能叫做“这小子”，而应该译成“这丫头”或者“这小家伙”等等，就是不能翻译成“这小子”。因此从这一个词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日文还不是十分地道，比起周作人稍差一些。1924年，周作人写过一篇《日本的小诗》，评价日本的俳句、和歌等等，我读后觉得他对日本和歌、俳句理解得十分深刻与全面，介绍得也很详细，这方面的修养相当高。而且他的译文不像鲁迅先生那样比较认真，而是比较随便。我在《世界文学》当编辑时曾到过他的家中约稿，看见过他翻译东西，所有家当比较简单：一个砚台、一支毛笔、一打毛边纸，而且他翻译时很少修改。松尾芭蕉有一首俳句是：“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他翻译成：古池——听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很简洁，应该说是很准确的，也忠实于原文，无懈可击。只是用白话文翻的，但让年轻人读起来，就会觉得稍微缺点诗的韵味，不过我读起来还是觉得很准确，把俳句原文的真的面貌准确地反映出来了。

钱稻孙我接触的很多，他非常认真，而且日文与中文的功底都很深，他不但翻译古典小说，翻译和歌古色古香，就是翻译现代小说也很出色，非常灵活，非常生动。比如有这样一首松尾芭蕉的很有名的俳句，写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最后去的时候眼睛已经瞎了，松尾芭蕉有一次去奈良的唐招提寺、供奉着鉴真和尚雕像的庙里，写了这首俳句：“若葉して御目の雫拭ばや。”意思就是：那一夜，翠绿的叶子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在想怎么用嫩叶把你眼睛里的泪水擦干呢？钱先生的译文是：嫩叶碧翠，何当拂拭尊师泪。很有韵味，也很押韵，古诗味道非常浓郁。不过后来我们研究时发现一个小问题，“若葉して”是“用嫩叶”，“用”字他没有翻译出来，“何当拂拭尊师泪”没有说明是“用嫩叶来擦你的眼泪”，后来我研究是否可以改为“何当以拭尊师

泪”，当然，改一个字谁都可以考虑，但是钱先生的翻译是谁也比不了的。

要说他们三个人，钱稻孙和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可以说是一流水平，他俩的区别仅仅在于钱先生的钻研性比较强，周作人比较随便，比较起来我还是赞成多钻研、多研究，这样翻译会更好。楼适夷先生也很有水平，这里就不多讲了。文学出版社有一位张梦麟先生，上海有一位韩侍桁，翻译过《雪国》，北大的刘振瀛，还有一个萧萧，这都是当代的了。以后还有丰子恺，他翻译过《源氏物语》。《源氏物语》的译文大概在50年代就已经翻译出来了，翻出来以后，文学出版社请刘振瀛先生看了一下，他的意见是有些误译，必须修改。当时文学出版社与我商量，我说既然刘先生看了有误译，那我就不看了，应该修改的话必须修改，于是就请刘振瀛先生修改，他修改完一部分后觉得很费劲，后来就请王敦旭先生修改，他修改的比较多一些，之后放了一段时间，再以后就出版了。丰子恺的中文造诣很高，现代搞日本文学的人除了钱稻孙先生也翻过《源氏物语》的片断，可以和他媲美以外，现代的一些学者恐怕很难赶上丰子恺的水平。

当代的还有金中、李德纯、金福（本名吴元坎）、高慧琴、吕元明、余雷、叶渭渠、唐月梅等等，大部分都是70年代晚期出现的。当时翻译作品的状况大概是这样的，也只能是以《世界文学》介绍的情况为主。我去《世界文学》以后主要负责日本文学的介绍工作，介绍的重点第一个是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也就是党员作家，其中又分为好几类：一类是坚定的，比如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野山广、小林秀雄、宫本显治（日共总书记，评论家，宫本百合子的丈夫，《世界文学》曾于六十年代发表过他的一篇随笔《网走记事》，是关于北海道关押日共党员的监狱的情况，45年2月到3月他就预言日本军国主义很快就要灭亡，这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的夫人于1940年以后参加了日本军国主义御

用的文学团体——文学报国会，他在狱中知道后批评了她）；另外动摇过但表现还好的有臧原惟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很有名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当时出版过一本《艺术论》。还有一位德永直，写过一本《先遣队》，歌颂日本军国主义，战后作了深刻的检讨，还有壶井繁冶、中野重治，佐多稻子；彻底反动的有林房雄。

第二类是同路人作家，主要指跟着日共走，同情日共的方针路线的作家，有广津和郎，他有两篇小说，一篇是《训练成的感情》，一篇是《港湾小镇》。《训练成的感情》写的是一个妓女十七八岁，无忧无虑地在妓院中，貌美如花，能歌善舞，但是一接客就怀孕，接连打掉几个孩子，而又一次她怀孕了，刚好有家远方店铺的老板夫妇没有孩子，希望能抱养一个，于是二者达成了协议，孩子抱走后，妓女不许去看望。可是，不久妓女给老板夫妇写了一封信，希望能见儿子一面，老板夫妇答应了，决定某天在家门口抱着孩子等她，见过以后临走时，妓女痛哭流涕。其实这部小说现在读起来也觉得没什么，但在当时，却遭到了批判。第二篇是《港湾小镇》，这是我翻译的。辽宁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选》，其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当时我也没敢翻译，一提起故事情节就被否定了。故事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年轻貌美的艺妓在一个小镇上接待客人，一天接待了一个大学生，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大学生走时答应不久后就来接她，但谁知是黄河一去不复返了。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但因为其中有一些情节描写的是艺妓接待一些流氓、地痞的鬼混情节，也被否定了，后来被收录在一部小说集中。广津和郎是一个比较好的作家。我也曾与刘仲平合译过一部小说，我发现他的文笔极其优美。很可惜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事故中去世了。说到其他翻译家有文洁若，申非等等。

第三类是反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作家，比如谷崎润一郎，他



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春琴抄》。还有永井荷风,他和谷崎润一郎都是坚决反对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有一篇小说《墨东绮谈》,主要描写他年老后在隅田川与一个妓女相识的故事,但由于写到了妓女,被认为是内容不健康。

再下来就是比较友好的作家,包括有吉佐和子,井上靖等等。大江健三郎当时对中国也很友好,曾经随野间宏来中国。有吉佐和子有一篇小说叫《微醉》,因为比较多地写了对原子弹的担心,与当时的政治倾向相背离,所以没介绍。至于大江健三郎,我们当时极力要介绍他的作品,但由于中国的读者难以接受他的文体,当时没有选出一篇。

当时只有《世界文学》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能介绍外国文学,地方出版社没有权利出版外国读物,所以当时这两家出版机构对外国文学的看法形成了一种垄断的尺度。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译林》等等刊物。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打破了垄断的局面。《译林》创刊,打破了这个局面,当时北京还认为《译林》路线偏右,颇有微词。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被聘为《译林》的编委,我赞成他们的方针。1979年9月成立了日本文学研究会,1994年我担任了会长。

1987年韩侍桁、叶渭渠分别翻译了《雪国》,1983年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共出了十册左右,有高慧琴编的《日本短篇小说选》,叶渭渠编的《川端康成小说选》,洛阳外院的陈玉书等编的《花的圆舞曲》,也是川端康成短篇小说选,高慧琴翻译了《雪国》、《千纸鹤》、《古都》。1986年唐月梅翻译了三岛由纪夫的《春雪》,1990年我与文静女士又一起合译了《春雪》,1994年许金龙翻译了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忧国》,1999年我与黎纪德先生合编了《日本散文精品》,一共三册。我想主要讲一讲川端康成的《雪国》、《睡美人》和三岛由纪夫的《忧国》。1981年出版《雪国》以后,认为这部作品像《源氏物语》一

样折射了社会的样相,反映了社会问题,《雪国》的女主角驹子是追求正常生活和纯洁爱情的女性,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写过一篇文章《川端康成、〈雪国〉及其他》,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这里并没有反映什么社会问题,驹子只是一个一般的艺妓,她没有追求什么纯洁的爱情,她曾与男主人公说过这样一段话:“等明天你把你的太太接来也可以,我们和平共处,在一起也挺好。”要说是纯洁的爱情怎么能破坏人家的家庭?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忧国》是一个极其反动的作品,1936年2月26日发生了“2·26事件”,一些青年法西斯军官和一些激进分子,反对老年法西斯分子的不积极对外侵略的事件,杀了一些人。他的宣言写得很明确,“跟中、美、俄、英处于一触即发的形式,我们要对外突围”。所以千叶宣一与中国的两位学者一起为三岛由纪夫翻案,在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公然为三岛由纪夫翻案,一起的还有一位美国的唐纳德·金。因此也就牵扯到为三岛由纪夫作品评价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三岛由纪夫有不少是反动作品,一个是《忧国》,一个是《欢喜的琴》,写日共怎样打进日本企业里去煽动工人不团结,反对政府和资本家。还有文化防卫论,主张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威——神格,要不恢复天皇的神格,将来有一天日本共产党打进国会,就要利用国会来推翻日本政府。他的观点是历史的大倒退。我怀疑中国的学者是不是认真看了《2·26宣言》,是不是认真研究了《忧国》这部作品,就像对川端康成的《雪国》似的随便乱说,我怀疑他们没有认真研究,这还要靠我们在座的各位将来有兴趣研究。据说新闻出版署发布一条命令,只要是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均不准出版发行,但是据说有两个人编了三岛由纪夫选集,照样在卖,现在是有令难以禁止,我个人认为三岛由纪夫反动,但他也有一些好作品,比如《春雪》、《潮骚》,有一些好作品还是可以翻译的,不能单纯地说他反

动就什么都不好。同样,川端康成也得区别对待,也写了一些比较好的、反对军国主义的短篇小说,比如《冲锋》、《岁暮》等,问题是不要乱说,不要违反历史事实。

最近我看了1999年11月2号的《每周文摘》,里面提到目前翻译文章90%不合格,九成以上。这我倒没研究过,我今天说的这些著名翻译家一本书甚至有200处误译,比如三岛由纪夫的《春雪》里有一个女主人公叫玲子,已经和亲王订婚了,又跟男主人公发生关系,怀孕了,她的保姆拼命地想办法把她弄到大阪,把孩子处理掉,“しまつ”是“处理”的意思,却翻译成“想把孩子生下来”,这就导致作品粗制滥造,一个是因为赶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文根底太差。我个人认为培养学生不仅要培养学生精通日语,而且还要要求学生精通中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翻译作品。

## 座谈与问答

问:介绍反军国主义的作家时您介绍了谷崎润一郎和永井荷风,这些是后来才介绍到中国,50年代时介绍了吗?后来介绍时是从思想的角度还是从主题的角度?

答:当时没有,因为他们的作品里有些问题,另外也是他们的有些好的作品当时还未发现。比如谷崎润一郎的《麒麟》,永井荷风的《勋章》,这些都是好作品,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发现,而且也没有人介绍给我们。《麒麟》也是反对侵略的,没能介绍是件很遗憾的事。当时介绍作品是从思想的角度,是很想介绍但是没有发现,就像大江健三郎一样,都很想介绍。

问:《麒麟》和《勋章》的思想倾向更鲜明一些,但是与此相比《春琴抄》、《墨东绮谈》等等从内容上来讲是有些不健康,但实际上对当时文坛来说,主要还是从内容上来评判作品健康与否,并

没有看出从思潮上,也就是唯美的东西是更应该警惕的。唯美主义当时表现的内容虽然不健康,但实际上是一种很唯美的东西,到80年代,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了对现代派、唯美主义,包括对周作人的唯美作品的研究和介绍,在此之前可以说是无意识的。

答: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没从唯美的角度,后来我写了一篇《唯美主义——美的创造》,那是79年以后。

问:那以后对三岛由纪夫的介绍是不是对唯美主义有所意识,才开始介绍的?

答:也不是。我还是从作品本身,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两方面考虑,至少我是这样,但别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不太清楚。直到今天我依旧认为《春雪》写得很好。

问:60年代时翻译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很多,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后来有一段时间翻译活动就停止了,但80年代后又掀起了翻译的高潮,可是此时翻译的无产阶级文学却仍然有很多,比如小林多喜二的小说选,有上、下两册,也都是80年代初出版的,还比如《短篇小说选》里黑岛传治的小说也有很多。那么你们翻译时是出于什么目的进行选材的呢?

答:当然偏重于介绍他们是不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学在日本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日本的文学大全集中仍然还是会选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的作品,不可否定他们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艺术性和一定的思想性。所以后来还是选择了一些以前翻译过的东西,不能因为以前偏重于无产阶级文学,后来就一脚踢开,这样也很片面。所以现在好的作品,比如小林多喜二的《防雪林》、《蟹工船》、《党生活者》等等作品,这些都是世界名著。日本有的资产阶级评论家也认为《党生活者》是日本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但是我们当时一个是介绍他们的作品比较多,还有就是对他们的评价偏高。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专门

论小林多喜二,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感到评价偏高。

问:如果说当时认为《港湾小镇》内容不健康,那您当初为什么又要翻译呢?

答:当然内容有些东西写的是有些缺点,但我认为那不是主要问题,作为一篇小说来说还是很好的。

问:您能介绍一下近代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情况?

答:近代诗歌不太多,现代尤其是当代诗歌比较多一些,30年代以后的比较多。但是翻译的作品很少,因为诗歌很难把握,比较难翻译。

问:中国现在有没有比较专门的、对近代诗歌比较有兴趣,被出版界所认知的诗歌译者?

答:有一位大连外院的罗兴典先生,他翻译的比较多,其他就没什么人了。

问: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出了一本《日本文学》,您认为他们的方针、倾向、特色是什么,以及他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知道一点。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些举步维艰。他们开始的方针类似于《译林》,比较开放一些。后来我觉的它的编辑部的方针不对,他们翻译的既不是大众文学,也不是推理小说,而是将一些比较低级的东西作为他们介绍的重点。到后来坚持不下去了,就停止了。坚持了大概有10年。

问:您是汉俳的一代宗师。请问汉俳在中国有没有前景?

答:现在要成立汉俳协会,主要由中日友协来办。现在写汉俳的人大概有一、二百人。主要发表在一些报纸上,以及日本的一家地方小报。俳句讲究的一个是抒情、一个是对仗,同时还要诙谐、幽默。

问:日本文学在中国翻译以后,在中国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这我倒没调查研究过。不过川端康成肯定有影响,中国

作家一般都比较欣赏他,我曾听有人说他写的细致委婉,富有诗情。不过现在咱们的作家的作品已经走在了日本作家的前面,写一些下流的东西已经不亚于日本的作家了。

问:80年代您做会长的时候,曾策划过几家出版社出一套《日本文学选集》,最后怎样了?

答:最后出版了十本左右,虽然有人说要出版一百本,但实际上并没有长远的计划。当时的想法就是把日本的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都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只要还有出版社愿意去做,我都愿意帮助他们。

# 我和日本文学翻译

刘德有

我搞日本文学翻译主要是从五十年代初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其中还夹了文化大革命。今天我主要想讲一讲我所做的那些翻译工作,尤其是文学翻译工作。然后想着重谈一谈当时我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的“失败”的经验。通过这些,使大家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以及当时人们的思维是怎样的。那样我也就达到目的了。

人们一直以为我一直在搞文学翻译工作,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不过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并不奇怪,因为1952年我从大连调到了北京,因为那时要出版一本面向日本的杂志,就是《人民中国》。那时已经有了英文版、俄文版,但是五十年代时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但也很需要有一本面向日本广大读者、介绍新中国方方面面情况的杂志,于是就招兵买马,在当时的沈阳有一批日本朋友,准备要回国了,就把这批有编辑经验和翻译经验的朋友请到北京来。我们那个时候正好赶上1952年开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需要一些口译,从全国各地调配,我当时在大连,这样就到了沈阳,准备在亚太和会的日本代表到东北来参观访问的时候做一些口译工作。当时很多欧美代表都到了,但是日本代表没有来,我们处于一种失

业状态,在这之前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参观地点说明的翻译工作。在没有字典的情况下,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天天努力地翻,好多话都不懂,毕竟是中国人翻译的东西,给日本人看了总有一些“恥かしい”的感觉,于是上级决定把我们翻的这些东西都拿到沈阳的“民主新闻社”,其实这些翻过来的东西都转到了以后调到《人民中国》的专家和翻译能手的手中,改过来以后我们再看时就觉得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就这样我在沈阳待了一段时间,正好赶上《人民中国》要招兵买马,后来常年做《人民中国》总编辑的康大川总编当时去东北去调人,他先去“民主新闻社”去调那些日本专家、翻译的高手,正好社长对他说大连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刘德有,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调走。后来他们就找到我说要筹备《人民中国》,这样我就在 1952 年底到了北京,被分到了翻译组,一直干了十几年,不过当时的翻译是把中文翻译成日文。我的第一篇翻译文章是魏巍的《前进吧,祖国》,是有关朝鲜战争的通讯。

当时《人民中国》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局(百万庄 24 号),到了 1982 年成立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是当时的国家人事局牵头,把当时翻译界的大家集中到一起,请成仿吾作名誉会长,会长是当时 NBS 的局长——姜春方,挂靠到当时翻译最集中的外文出版局,我担任了秘书长的职务,不久我担任了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职务,现在是挂名的副会长。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中期,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开展的是民间文化交流,当时党中央的政策就是通过民间交流来促进日本政府摆脱美国的控制,最后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所以那时的经济、贸易、工会等各方面的民间交流很多。我虽然是在外文出版局、《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但是来了日本代表团,中央领导要接见的時候,集中管理这些活动的外事办公室总是要找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进行翻译工作。所以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因为工



作需要，一遇到中央领导人要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我就给领导做一些口译的工作。因此，这个时期当中，我一方面做笔译的工作，有时也常常被调出去做一些口译。不过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确实也偶尔做过一些日翻中的翻译工作，但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加起来，往往给人造成一种我曾译过不少作品的印象。其实我翻译的作品很少，其中有主客观两个原因。客观原因：当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被看做是搞“小生产”（即地下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就很偶尔地搞一些日文翻中文的翻译工作。主观原因：也是我本人努力不够、能力有限。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认为业余搞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是“小生产”，而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但到那时我个人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工作担子比以前更重，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所以也就无暇顾及翻译；与此同时我也感到社会上搞翻译的人骤然增多，往往为了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几个译者争着翻译，这种情况屡屡发生，翻译质量拙劣。这样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有时间与其搞翻译，不如自己写一点东西，尽管我能力也不高，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基本上就搁笔了，不再搞翻译工作，所以我的日翻中的东西是屈指可数，除了与人合作合译了几本政论性的东西，比如《占领下日本情况的分析》、《大矶随想》（世界知识出版社），后来又与人合作翻译了宫本贤志和野晚参三文集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文学作品只译了四五部中短篇小说，我一生中惟有一次试图与其他人合作翻译一部长篇小说，结果失败了，这部小说就是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静かなる山々》）。德永直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而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在日本长野县諏访湖（すわこ）发生的事情，在战争期间日本为了逃避美国的轰炸，从东京横滨一带把军事工厂移到諏访湖附近，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那里后，疏